

舊五代史

二二

蘇氏藏書
PDG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于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爲市廵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闕博野軍留于鳳翔時鄭畋理兵于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尙讓之眾于龍尾坡以功爲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光

化二年王行瑜殺朱玫于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下詔
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爲
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大順二年
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
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
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
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
之志矣旣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
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爲牧伯朝廷不
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卽上章論列辭旨不遜

姦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政于是隳焉昭宗性英俊不任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君遂李周潼等謝之茂貞嚴兵不解勢將指闕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韋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沮其事表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

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
天下移王珙于河中旣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卽閻珪
也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
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晟迫車駕幸
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鑾輿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固
守大內卿等安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略制之
繼鵬與景宣中尉駱全瓘因燔燒東市中夜大譟昭宗
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案新唐書及通鑑
俱作李筠薛史韓
建傳亦作李筠
惟此傳作李雲守樓下繼鵬率眾攻雲昭宗憑軒慰諭
繼鵬彎弧大呼矢拂御衣中樓桷侍臣掖昭宗下樓還

宮繼鵬卽縱火攻宮門昭宗召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
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
宗出啟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
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環奉表行在
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
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
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
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
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
命通王覃王治禁軍于闕下如茂貞違詔卽討之茂貞

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卒出幸華州茂貞之眾因犯京師焚燒宮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爲丘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尙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裔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岐下重溝複疊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孤城內外

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于汴卽斬韓全誨等二十人

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

請落尙書令許之

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

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及梁祖建號茂貞與

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

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爲皇后鳴鞘

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尙行昭宗之正朔焉茂

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

有部將符道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

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鬪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
一椀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茂
貞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眾都無紀律當食
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爲司空
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遠矣及莊宗平梁茂
貞自爲季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入洛懼不自安方上
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曦來朝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
所賜詔勅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特加優禮及疾篤
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諡

曰忠敬子從曦嗣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從曦茂貞之長子也未冠授諮議參軍賜緋魚袋尋遷
領彭州副使鳳翔衙門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行
軍司馬檢校太尉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加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義
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曦入覲制加從曦
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復
授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繼
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
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印促
令赴闕從曦至華下聞內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從曦

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爲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勅曰李從暉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旣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敦敘俾煥承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于暉祖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于南郊從暉入覲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帝起兵于岐下盡取從暉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末帝發離岐城吏民叩馬乞以從暉爲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卽以從暉復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

封岐王秦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于鎮年四十九從曦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于皇后宮時以爲佞但進退閑雅慕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鎮于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于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答責先人汧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力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承吉厯數鎮行軍司馬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五代史補李
曦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

之六令公性情好戲爲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禮
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姪陋且多髯
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矚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
何不相嘲以爲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
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
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
耶在坐
皆笑

從昶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同
光中茂貞疾從昶年十五遣代兄從矚爲涇州兩使留
後朝廷尋加節制天成中明宗卽位改鎮三峯累官至
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覲以恩加檢校太傅俄
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鎮
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爲右龍武統軍再遷左龍

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于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昶
生于紉綺少習華侈以逸遊讌樂爲務而音律圖畫無
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爲賞會無虛日
復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黎通五天竺語爲士
人所歸從昶凡厯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貶人用
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弟從照厯隴州刺史諸衛大將
軍卒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爲鳳翔都將茂貞表爲鄜州
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勳兵屯岐
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勅潛率勁兵襲下鄜州盡俘

其家茂勳遂歸于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開
平中爲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強縣時有一
民縋城而出茂勳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
擊茂勳踣于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遷金吾上將
軍副王瓚將兵于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宗擊而敗之
降爲左衛上將軍逾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同光中復召
茂勳天成初以疾卒于洛陽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高萬興河西人祖君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
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效用于本軍河西自王行瑜
敗後郡邑皆爲李茂貞之所強據以其將胡敬璋爲節

度使萬興爲敬璋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徽梁祖旣弑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關輔梁祖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祐五年冬敬璋卒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爲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款于汴梁祖以萬興爲鄜延招撫使與劉知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爲二鎮以萬興萬金皆爲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彰武保大

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
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
二月卒于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

永樂大典卷五
千五百三十八

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
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
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
興卒允韜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
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爲右龍武統軍未幾
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于任年四十二詔贈

太師

永樂大典卷五
千五百三十八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
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
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
借兵以窺靈武且圖收圉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
師數萬攻遜于靈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
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于
爲理部民請立生祠堂于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
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于
鎮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二十七

洙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爲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

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
靈武將軍尙貽敏等上言洙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
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起復如先人已是一
品階卽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卽合加階乃授洙開府
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洙卒朝
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
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于朝廷明宗命前
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涼等
州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權稅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
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永樂大典卷三
千六百七十五

李仁福世爲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爲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爲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爲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彛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彛昌遇害時仁福爲審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爲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

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
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
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追封號王子燹超嗣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燹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牙防遏使仁福卒
三軍立爲帥矯爲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燹超權知
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燹超爲延州留後以
延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
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
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

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
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
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
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孫
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畧厥子年纔弱冠未厯艱
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啟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
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
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旣乍當于移
易宜普示于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
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錢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

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總
萬幾惟弘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旣懷之以恩後
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暉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
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暉則
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
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恡朔方或
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
除移唯謀旅拒纔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
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
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暉可作規

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
幼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邢州節度
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
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赦
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
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敢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彥
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
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
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
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而

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
無所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死者甚眾明宗聞之乃命班
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
度使旣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弟彝興襲其位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三

彝興本名彝殷宋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超旣
卒時彝興爲夏州行軍司馬三年推爲留後唐末帝聞
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刺史彝
敏與其黨作亂爲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

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爨興之故繫送本道斬之開
運元年春詔以爨興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
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搆之爨
興爲之出師駐于延州之北境旣而聞守貞被圍乃收
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
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爨興乾德五年
秋卒于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獻繼其位其後事

具皇朝日厯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攷證

世襲列傳一李茂貞傳捧日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李筠是書韓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雲

李茂勳傳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擊茂勳踣于地 案通鑑攷異引唐餘錄云棗強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勳蓋傳聞之異辭也附識于此

高萬興傳五年冬敬瑄卒 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李仁福傳拓拔思恭 案思恭歐陽史作思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後唐莊宗即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爲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爲子梁祖以季興爲牙將漸能騎射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眾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旣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爲迎鑾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

從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
姓高氏擢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
互集井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
授節鉞梁開平中破雷彥恭于朗州加平章事荆南舊
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歛于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
于吳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嘗攻襄州爲
孔勅所敗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加兼中書
令時論多請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義于華夏請放歸
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二錯
來朝一錯放迴二錯泊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

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手指云我于指頭上
得天下如此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迴
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城
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爲季興所誘由是兵眾漸
多跋扈之志堅矣明年冊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盡
選其寶貨浮江而下舡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盡邀
取之明宗卽位復請夔峽爲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除
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史不
臣之狀旣形詔削奪其官爵天成初命西方鄴興師收
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其罪

屬霖療班師三年冬季興病腳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

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諡曰武信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

三百一十一

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叛也從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初加檢校太師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

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
尙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敦勉竟不受其命時
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
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間道遣使奉貢密有所請言俟
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爲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
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
旬日爲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
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末年以鎮星在翼軫
之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
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

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尙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嗣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建隆元年秋卒謚曰貞懿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爲縣吏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鬪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唯去非許以爲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敢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敢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兇爾何敢拒守奇免胄勞之行敢遙拜卽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

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說守奇曰公
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已力必有如簧之間太
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
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爲滄州留後以去非爲
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爲郢州刺史及莊宗
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爲行軍司馬仍改易姓
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爲腹心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略言
必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爲武泰軍節度留後依
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

千一百一十一

保勗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

怒左右不敢竊視唯保勗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

目之爲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之地不

爲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永樂大典卷五

五代史補高季興本陝州陝人爲太祖裨將出爲郢

州防禦使時荆南成納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

爲荆南留後到未幾爲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

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

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

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

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

起盟敝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

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高從誨

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爲性寬厚雖士大夫不如也天成

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

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

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擣之而竄遇夜誤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姪行遲季興恐爲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欲壓殺之然後馳去旣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爲判官震耻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曰大王本梁朝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爲不可謂季興曰上所滅神器大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來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爲不可天下旣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能躬自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繫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囚之時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

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往而生不若去而死
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
黑于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襄州
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
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爲界震又曰
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爲
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
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
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
而勢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爲志但恨未見
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以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
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北則社
稷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爲獻
然後上表自効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
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
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于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
于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跨黃牛直抵廳事前
下呼從誨不以官閥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
齊已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
角里烟霞憶共眠蓋以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

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薛史

少爲木

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于宣州殷隨別將劉建峯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峯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爲潭帥頃之建峯爲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司馬張佖爲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佖曰吾才不及馬殷卽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旋軍犒勞將士誅害建峯者數十人自爲留後久之朝廷命爲湖南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于荆南成汭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彥恭乘汭出師襲取荊州載其

寶貨焚毀州城而去彥恭東連行密斷江嶺行商之路
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彥恭于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
乃以張佖爲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雄盛殷于梁貞明
中爲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
王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
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甯遠等軍事皆從之旣封
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署置天官幕府有文苑
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
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
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

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
于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
太師兼尙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尙書令長興二年十
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
曰武穆子希聲嗣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
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覩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
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物護之豈偶然哉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八
案以下原本殘闕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
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

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

銅柱以繼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二十一 有闕文馬希廣希萼傳全篇俱佚

案此傳

五代

史補高郁爲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數奏敏速乃拊其背曰國入皆言馬家社稷必爲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此耶希範居常疾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爲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爭戰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誅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孽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爲所患爾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于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

拔坦都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
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
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中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
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
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
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容管節度推
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其餘列校自袁友恭張
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興府庭其最
爲壯麗者卽有九龍金華等殿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
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
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令旣下主者以丹
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
委積如丘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爲希
範非常人遽使册爲尙父希範得册以爲契丹推奉欣
然當之矣丁思僅素有才畧爲馬氏騎將以希範受
契丹册命深耻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
士奮發之時使馳激四方引軍直趨京師驅契丹天子
反正然後凱旋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
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
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

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
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怏怏文昭王
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
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驅
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
老秃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
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宜答弟子
是彭家女馬家婦是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
負才智耻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于是
慙赧數日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姪陋好學尤工詩霸
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
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于門下其後文昭知之
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
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文德亦獻十
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
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
小兒却能知賢耶于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未幾承制
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
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
多聞許之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

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臯爲營道令怒之乃荷項繫獄
將檟楚焉或有言于臯曰此子雖非能爲詩往往立間
成章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
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爲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
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柳可憐兩片木
夾却一枝花臯大驚因自爲脫枷上廳與之抗禮自是
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爲河南尹尤重
士仲舉與張杭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
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
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
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于天冊府置十
八學士以臯爲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于
臯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臯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
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爲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
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尙顏齊已虛
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爲輕淺惟李臯獨推許之
往往對眾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
陽過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
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
卒能自奮至于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

監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于詞賦
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
禮必有通名紙有掌客吏眾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
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
爲貺其可乎彬耻以賄進竟不與旣而樊氏怒擲名紙
于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
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
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
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
自售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
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旣而竟不問彬嘆
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
計無所出思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
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
于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
不于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名爲不
念瑞卿曰君子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
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
雖不豐願分爲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
盡賂吏求爲駕船僕夫吏許之旣至蜀遂獻獨鯉

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尙書左丞相出
爲夔州節度使旣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
因致書于希範敘疇昔人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爲托
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草澤
由是士無賢不肖參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
風儀其爲文辭近而理眞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
之竟以此遇戴偃金陵人能爲詩尤好規諷唐末罹
亂游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
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
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
諷之故其句纔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
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怒一旦
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爲文昭所重
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爲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
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
詩想其爲人大抵務以漁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便以
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卽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
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爲計乃謂妻曰
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于溝壑亦恐首
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

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擲偃彩
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
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
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
賜戰馬數百匹臯爲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澁時節在
側臯顧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爲對
節曰馬旣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
策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
對最爲親切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
高大爲時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
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于府使于報慈寺住持
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
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
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抵于山岩下則衆
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蹤或有相謂曰且深
山之衆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
試尋果得之于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
遺衆生願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人山
林于是和尚卽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
尚忍不爲之開慈憫耶洪道于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

爲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叱曰無懼彼當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啣二子趨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吾于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爾吾師以爲何如報慈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爲享壽無窮及薨也止于四十九先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爲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範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夕遂卒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爲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且曰希處長負氣觀其所爲必不爲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爲亂幸爲思之李臯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爲都尉俱爲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畧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臯愈怒竟不從少敵

甚耶其弟希崇因眾怒咄咄與其黨竊發擒希
于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
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
馬走不暇未幾果爲邊鎬所滅初鎬嘗爲僧以規
尤善弄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遇城往往擲起鉞
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廖氏虔州
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
偃躋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爲鄉里所憚江南名功臣
章爲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
但欲滅吾族矣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于是領其族
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江
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眾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
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
家大興之兆其可殺之乎武穆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
爲永州刺史圖爲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
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于馬上挺身而立取衣振
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
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
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
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

隨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爲鄰
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 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
率兵討之爲流矢所傷死于蠻中凶計至希範使人報
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爲妾謝大王舉家三百
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況一子
乎望大王勿以爲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
興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爲從事至
希範薨國亂爲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
外郎爲洪州建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爲人
不羈好恢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
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刼墳賊耳聞者笑之在
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
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
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
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
偏裨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馬氏舉族爲江南所俘朗州
無帥衆乃推列校馬光惠爲武平軍留後光惠署言爲

副使旣而光惠耽荒僭侈軍情不附遂行廢黜以言代
光惠爲留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旣立北則遣使奉
表于周太祖東亦上章于江南李景求正授旄鉞景未
之許時邊鎬據湖南潛遣人賁金帛說誘武陵谿洞諸
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僞詔徵言赴金陵言懼
不從僞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達
行軍司馬何敬眞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同領舟師以襲
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十三日至潭州
城下是夕邊鎬領其部眾棄城東走進達敬眞遂入據
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于周太祖且言潭州兵

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何敬眞爲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言遣何敬眞帥軍南擊廣賊敬眞失律奔歸潭州爲王進達所殺其年秋進達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玟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玟爲軍眾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周太祖詔劉言宜勒歸私第委王

進達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達朗州節制
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爲鄂州節
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
將伐淮甸詔進達率兵入江南界二月進達準詔而行
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
迴戈以襲朗州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遽攻其
城進達敗爲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至朗州
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
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朗之地遂爲行逢所
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軍立其子

保權爲帥未幾朗軍亂求救于朝廷及王師平定荆湖

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爲王土矣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爲事

唐乾符中事於潛鎮將董昌爲部校屬天下喪亂黃巢

寇嶺表江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閭里董

昌聚衆恣橫于杭越之間杭州八縣每縣召募千人爲

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以遏黃巢之衝要時有劉漢宏

者聚徒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潤州牙將薛朗

逐其節度使周寶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

昌以軍政委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迺攻

潤州擒薛朗江浙平董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
鏐代已爲杭州刺史唐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爲浙江西
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烟塵數千
里鏐常率師以爲防捍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
鏐勲名日著久之李鋌終不至治所朝廷以鏐爲鎮海
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于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于
越州董昌爲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妖
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乃于越州自稱羅平國王年
號大聖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
命鏐討昌乾甯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

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旣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等州欲兼并兩浙累爲鏐所敗亦爲行密侵盜數州而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天復中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頔謀襲杭州田頔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頔遁走鏐于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卽徒步訪

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
爾今爲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
以不忍見汝鏐泣謝之鏐于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
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爲尙父吳越國
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爲天下兵馬都
元帥尙父守尙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
至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爲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
羣臣咸言玉簡金字唯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
朝以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封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
之內亦無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

姦倖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爲鏐陳請崇韜僂俛從之
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
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僭大
朝百寮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僞行制冊加封爵于新
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明宗卽位之初
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云吳越國王謹致書于某
官執事不敘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
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
謁鏐行舞蹈之禮及迴使副韓玟具述其事重誨因削
鏐元帥尙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

上表陳敘時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竊念臣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臣鏐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天復之初已封茅土兩殄稽山之僭僞頻叨鳳詔之褒崇賜鐵券而礪岳帶河藏清廟而銘鐘鏤鼎歷事列聖竭誠累朝罄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羣后之先赤豹黃熊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書勲戮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誠臣兄弟曰汝等諸子須記斯言老父起自諸軍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効辛勤遂蒙聖主之疇庸獲參眞王之列壤恒積滿盈之

懼豫懷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抗極名品旣逾
于五等春秋將及于八旬不諱之談爾當靜聽而況手
殲妖亂親覩興亡豈宜自爲厲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
且作國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
袂雁序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頃以濟陰歸邱梁苑
稱尊所在英雄遞相倣效互起投龜之詆皆興逐鹿之
謀唯臣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啟
土封王自守諸侯之土宇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
玉冊金印恩加曲阜營上顯自大朝來封小國遂有強
名之改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筠等進貢之時

禮儀有失尙蒙赦宥未寘典刑敢不投杖責躬負荆請
罪且爽爲臣之禮誠乖事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
捧詔而神魂戰慄拜章而芒刺交并伏以皇帝陛下濬
哲文思含弘光大智周萬物日闢四方旣容能改之非
許降自新之路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茲近代相持豈
足立機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
惡尋盟十翻九覆縱敵已逾于三紀弭兵纔僅于數年
諒非唇齒之邦眞爲腹心之疾今奉詔書責問合陳本
末端由布在眾多寧煩覲縷彼旣人而無禮此亦和而
不同近知侵軼荆門乖張事大倘王師之問罪願率眾

以齊攻必致先登庶觀後効橫秋鵬鶚祇待指呼躍匣
蛟龍誓平讐隙今則訓齊樓櫓淬礪戈鋌決副天威冀
明臣節伏以臣父王鏐已于汎海繼有飛章陳父子之
丹誠高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修貢賦
于梯航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賦自有陰誅今春已具
表章未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瀝懇難
通伏乞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栢之心異日
成功方顯忠貞之節臣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懼依
投之至謹遣急腳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明宗嘉
之乃降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吳越國王未

幾又詔賜上表不名

案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榮呂望有尙父之稱漢重蕭

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鏐在杭州

封宜示異恩俾當縟禮其錢鏐宜賜不名

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

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剎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

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鏐

學書好吟咏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于海內依鏐爲

參佐鏐嘗與隱唱和隱好譏諷嘗戲爲詩言鏐微時騎

牛操艇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雖季年

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莊宗中興以來每來揚帆越海

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鏐以長興三年三月二

十八日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吳越國王錢鏐累朝元老當代賢勲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于簡冊贈典旣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司定諡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諡曰武肅鏐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尙剛烈有儒士謁于主帥已進刺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不悅以爲譏已尋害之迨于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于

王者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爲
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
以賜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二十五

立權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發運巡官表授尙書金
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裨校許再思等爲亂構宣
州節度使田頔頔令兵奄至鏐擊敗再思與頔通和頔
要盟于鏐鏐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壻
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唯大王之命由是就
親于宣州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尙書左僕射內牙

將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禦寇大著勲績梁貞明四年夏鏐大舉伐吳以元瓘爲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爲大筏順風揚灰以益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彥章並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通好于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鏐自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守尙書令吳越國王及鏐爲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數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旣年高欲立

嗣召諸子使各論功請讓于元瓘及鏐病召將吏謂之曰余疾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爲爾帥與爾輩決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否皆曰眾等願奉賢帥卽出符鑰數篋于前謂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李鱗起復元瓘官爵又命戶部侍郎張文寶授兼尙書令清泰初封吳王二年封越王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元帥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骸皆

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
年五十五歲諡曰文穆元瓘幼聰敏長于撫馭臨戎十
五年決事神速爲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于其父故
有回祿之災焉元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

錦樓集浙中人士皆傳之子佐爲嗣

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九十二

佐字弘祐元瓘薨遂襲其位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吳越王仍篆玉爲冊以賜之前代玉冊冊夷
王有之僞梁時欲厚於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時以建安爲淮寇所攻授東南
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

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珍賚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
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父祖三
世皆爲元帥時以爲榮漢初以疾卒于位謚曰忠獻佐
幼好書性溫恭能爲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
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
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廷降吏則去其僞官或與會
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齷齪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
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廣故朝廷寵之爲羣藩之冠
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務乃以其弟侔襲位

永樂大典卷四

千六百
九十二

侖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疑掌兵權者難制
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勲不甚優禮大將胡
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侖漢祖入汴之歲十
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人譟突入衙署侖闔戶以拒之
左右與之格鬪盡爲進思所殺遂遷侖于別館以甲士
援送幽于衣錦軍立侖異母弟俶爲帥其年夏四月進
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爲陰靈之誅逆也

永樂大典卷四

千六百
九十二

俶元瓘之子侖之異母弟也侖旣爲軍校所幽時俶爲
温州刺史眾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

五日也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

守尙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

馬大元帥其後事具皇朝日厯

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九十二五代史補錢

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

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書于門曰沒了期侵早

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于

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爲神輔自是

怨嗟頓息矣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

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

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

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卽可鏐喜以爲社稷堅牢之義

後至會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似年屬丑爲牛可謂

牛踏錢而破矣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

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善于用針無不效者鏐

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

之若醫是違天地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浪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史臣曰自唐末亂離海內分割荆湖江浙各據一方翼子貽孫多歷年所夫如是者何也蓋值諸夏多艱王風不競故也洎皇宋之撫運也因朗陵之肇亂命王師以遄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瑤琨篠簜咸遵作貢之文江漢灘漳盡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

有歸人寰允治故也唯錢氏之守杭越逾入十年蓋事
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永樂大典卷五
千五百三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攷證

世襲列傳二高季興傳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回放二錯案歐陽史作季興謂梁震語與是書作孔勅異

高從誨傳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十一月歐陽史作十月

高保勗傳皇朝建隆四年春卒四年歐陽史作三年十一月

馬殷傳許州鄆陵人也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是書

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八 案歐陽

史作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

馬希範傳谿州洞蠻彭士愁 士愁原本訛士秋今據

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

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

案北夢瑣言云

鄭綮嘗典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

光啟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

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虓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卽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啟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

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却乃乞師于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眾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于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于外至是委質于行密行密攻廣陵營于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

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于幽所少長皆死
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斛
四十千居人相啗畧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
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饑民卽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
月蔡賊孫儒以眾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
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
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
密于天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鋌瘞于所居之
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
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

斬于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
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
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
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
之行悖然有拒命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梁祖于宋州
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
還卽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
畢師鐸于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
收其眾歸于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
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

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兵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眾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爲部下所執送于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眾自光啟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彥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戈競起八州之內鞠爲荒榛圍幅數百里人烟斷絕行密既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閑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道所得孫儒之眾皆淮南之驍果也選五千人參養于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卽戰

靡不爭先甲冑皆以黑縑飾之命曰黑雲都乾甯二年
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上柱國弘農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四年
梁祖平兗鄆朱瑾及沙陁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
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爲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
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
遣使求救於梁梁祖遣朱友恭率步騎萬人渡江取便
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瞿章據黃州及梁師至卽棄郡南

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
與杜洪大破其眾遂拔武昌寨擒瞿章并淮軍三千餘
人獲馬五百匹淮夷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
萬人自霍丘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于清口淮人決
堰縱水流潦大至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
敗師古死之葛從周聞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潁河
爲淮人所乘諸軍僅得北歸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
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
行密遣將王景仁帥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
祖大破師範及景仁之眾景仁遁還追至輔唐殺數千

人進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

抵霍丘畧地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

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

度使杜洪戮于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

江西鍾傳宣州田頴俱爲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

于廣陵及其子渭僭號僞追尊爲太祖武皇帝

永樂大典卷六

十五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僞位自稱

吳王委軍政于大將張顥渥性猜忍不能御下天祐五

年六月渥爲將張顥所殺納欵于梁遂自稱留後委別

將徐溫握兵權居無何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爲主

及渭僭號僞追尊爲景帝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一

渭渥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爲鎮海軍節

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于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

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于揚州居以秉政凡

十餘年溫乃冊渭爲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

爲武義元年渭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渭僭

號凡三年而卒諡爲惠帝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一

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渭卒徐溫乃推溥爲主復

僭僞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

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

卑遜有同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簡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吳策會崇韜旣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纂嗣溥復遣使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旣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溫卒追封爲齊王溫之養子李昇伐溫佐輔秉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齊王僞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昇昇遷溥

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
年餘以幽死昇又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爲永甯
宮周顯德中李景聞周師渡淮慮其爲變使人盡殺之

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

七年而亡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一 五代史補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頔領兵圍錢塘錢鏐危

急遣其子元璩修好于行密元璩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頔罷兵初頔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頔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于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爲其萊下加石爲砦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兩爲舞雩下加皿爲盤孟左加玉玕玉右加邑爲邢邑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草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邨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慙而去未幾頔果班師先

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爲忿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常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璟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李昇本海州人僞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也溫字敦美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兵于廬州漸至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爲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溫時爲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鄙師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穉爲溫所虜溫愛其慧黠遂育爲己子名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顥曰此去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

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顯然之乃立渥弟渭爲帥溫尋殺顯渭僞授溫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廣陵遣昇知州事是歲唐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太尉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八年宣州叛溫與都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十二年八月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鎮海軍管內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甯國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時昇爲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廨溫表移其府于金陵僞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
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
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爲大
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爲天子
僭稱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十八年渭死
溫聞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
溫旨言及蜀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氏
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陽
王溥于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卽僞位改元爲順義
自是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專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

官至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
道都統鎮海甯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內營田觀
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
食邑一萬戶實封五百戶僞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卽
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溫卒僞贈大元帥
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昇前夢溫負登山逾月溫卒昇乃
僞授輔政興邦功臣知內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平朱瑾之亂遂執吳政天成
四年僞吳改太和元年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東海王
至清泰二年改天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爲齊國封昇爲

齊王乃追諡溫爲忠武王廟號太祖昇又進位太尉錄
尙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州爲東都昇開
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爲齊國右丞相宋齊丘爲左丞
相以爲謀主僞吳天祚二年楊溥遜位于昇國號大齊
改元爲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冊
楊溥爲讓皇其冊文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
高尙思元弘古讓皇云仍以其子遙領平盧軍節度使
遷于海陵昇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
末安祿山連陷兩京玄宗幸蜀詔以璘爲山南嶺南黔
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

圖江左之意後爲官軍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之
以爲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爲
義祖僭位凡七年子景立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景本名璟及將臣于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

案釣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檻
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見元宗方
倚檻而立遣人候上動靜于是立嫡之意遂決卒乃襲僞位改元爲保大以仲

弟遂爲皇太弟季弟達爲齊王仍于父柩前設盟約兄
弟相繼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
行餘一紀其地東暨衡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
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爲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

最爲強盛又嘗遣使私賂北戎俾爲中國之患自固偷

安之計

案南唐書云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

君爲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宗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

之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爲前軍

都部署是冬周師圍壽春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大敗

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尋又今上敗何延錫于渦口

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

奉表于世宗乞爲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又進金

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等奉

表修貢且言景願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于

大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
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臣等五日之誅容臣等自往
江南取本國章表舉江北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許其
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議迴鑾唯留偏師數千圍守
壽春而已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援軍
于紫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是歲冬十月世宗復臨
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明年春正月拔之遂移
幸揚州駐大軍于迎鑾將議濟江景聞之自謂亡在朝
夕乃欲謀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周案南唐書正月改元交泰遣其
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于

御幄是時江北諸州唯廬舒蘄黃四郡未下世宗因謂
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亦不
至窮兵黷武覺聞命忻然卽遣人過江取景表以廬舒
蘄黃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爲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
宗許之乃還京自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
臣景累遷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皇朝建隆二年
夏景以疾卒于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僞位其
後事具皇家日歷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一五
顯權出于已自得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
嫡子知訓爲丞相昇爲潤州節度昇始爲宣州及得潤
州甚怏怏將白溫辭之宋齊邱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
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

遠難爲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爲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溫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卽日用昇爲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于撫御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爲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卽徐之望也鯉者李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爲君爾初昇旣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邱徐融在坐昇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邱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邱而已宋齊邱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邱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于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問齊邱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邱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

縉齊邱用市紙筆爲詩詠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
 成攻文失志歲華蹉跎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
 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
 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辯有出鬼
 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卽接見齊邱窘急乃更其
 啟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
 云其爲誠懇萬端只爲饑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
 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邱以
 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爲妻以報宿惠許
 之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
 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
 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
 以爲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
 與女僕等雜處僞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
 過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
 然沈彬宜春人能爲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
 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
 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
 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湖
 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爲縣宰彬辭不就遂授

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于鍾山
庭有古栢可百餘尺一旦爲迅雷所擊仆于地自成四
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
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爲棺彬怒曰吾命汝
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
及丈餘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枕彬之槨其制度大
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僧謙光金陵人也
素有才辯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
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于諸肉中尤嗜鵝黿國主常以從
容言及釋氏果報且謂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
腿黿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
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爲所諷詩云
擁袖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鬢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
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民冊府元龜
卷二百一
十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
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

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眾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已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眾求帥乃刑牲歃血爲盟植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軍至潮拜劍躍于地眾以爲神異卽奉潮爲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爲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率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啟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

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卽表其事昭宗因建

威武軍于福州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

副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三

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

知無怨色潮寢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

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邽

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永樂

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六唐末爲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

檢校太保封瑯琊郡王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

王審知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

尙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

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又是

轉檢校太保琅邪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

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後

唐莊宗卽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

冊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二

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

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

冊府元龜

卷二百二十九同光元年審知卒子延翰嗣爲弟延鈞所殺

延鈞審知次子後唐長興三年上言吳越國王錢鏐薨

乞封爲吳越王不報

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九

未幾自稱帝國號大

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于朝廷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一

清泰二年

遇弒子昶嗣

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九

昶嗣僞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晉天福三年遣使

貢奉至闕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晉祖乃下制

封昶爲閩王

冊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二

改元通大後遇弒審知少子

延義嗣

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九

延義嗣僞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弒兄進政自稱帝

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爲李景所滅

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九 五代史補王

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于壻范暉自稱留後潮
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
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
延鈞嗣无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
爲子昶殺昶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
隆延義不恤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
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卽王氏之遠祖爲道士居于
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莢樹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

其後丹成冲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于此方
者乃自爲識藏之于地唐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
于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
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
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
議者以爲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
逢二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其所有也
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
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于洪州時鍾傳
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上相接必爲已患
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于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
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
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
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
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
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
先人嘗爲上藍所知乃使人賁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
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
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
得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

姓錢者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爲連重遇所殺
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
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
爲錢氏所有人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
矣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
梁祖與太原武皇爲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
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匈奴望英威而
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
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琛爲慶者相
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
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
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
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
則未敢奉詔但不可以用矣即日戒閫者不得引接徐
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江爲建州人工于詩乾
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
亡去將奔江南乃問道謁爲經數日爲且與草投江南
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
是收爲與奔者俱械而送爲臨刑詞色不撓且曰稽康
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

矣乃索筆爲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爲代謝賤寅援筆而成其略曰衙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瑯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史臣曰昔唐祚橫流異方割據行密以高材捷足啟之于前李昇以履霜堅冰得之于後以僞易僞逾六十年洎有周興薄伐之師皇上示懷柔之德而乃走梯航而入貢奉正朔以來庭如是則長江之險又何足以恃哉審知僻據一隅僅將數世始則可方於吳芮終則竊効于尉佗與夫穴蜂井蛙亦何相遠哉五紀之王蓋其幸也

永樂大典卷六
千八百四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攷證

僭偽列傳一楊行密傳乃追李璠等還 案通鑑作李

璠至盱眙行密發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與是書異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案九國志行密承制授朱瑾

泰寧軍節度使李承嗣振武軍節度使此云位至方

伯似未明晰附識于此

楊渭傳渭渥之弟也 案渭歐陽史及通鑑皆作隆演

惟是書作渭詳見通鑑攷異

王審知傳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副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詔授潮節度累加檢校右僕射

無審知爲副事

潮菟審知以讓其兄審邽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仲兄
審邽此作審邽當以碑爲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二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于范陽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數陳力于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圍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于指端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令典軍改爲府掾出爲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

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爲帳中爪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爲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挈族奔于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之。出爲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于蓋寓言幽州可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卽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仁恭舉兵，屢不尅捷。唐乾甯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儔。十二月，破燕軍於威塞，進拔媯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儔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卽以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留腹心燕留德等十

餘人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于渭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爲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弘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徵兵于燕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聞兗鄆俱陷復徵兵于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嫚罵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眾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木瓜澗大爲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旣而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

事仁恭又遣使于武皇自陳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書報之仁恭既絕于晉恒懼討伐募兵練眾常無虛月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爲留後請節鉞于朝昭宗怒其擅興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章見阻爲吾言之其悖戾如此仁恭兵鋒益盛每戰多捷以爲天贊遂有吞噬河朔之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爲之不流羅紹威求援于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

之思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州聞汴軍在內黃戒其子
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鼠
輩次擄紹威守文與單可及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
而上思安設伏于內黃清水之左袁象先設伏于內黃
清水之右思安逆戰于繁陽城僞不勝徐退燕人追躡
至于內黃思安步兵成列廻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
兵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及守文單騎僅免五萬之
眾無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洺之眾入魏州與賀德倫
李暉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
魏至長河數百里殪屍蔽地敗旗折戟累累于路鎮人

又又邀擊于東境燕軍復敗仁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
年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率師援之營于乾寧軍汴將
氏叔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于
晉武皇遣兵逼邢洺以應之十月汴人陷瀛鄭二州晉
將周德威將兵出飛狐仁恭復修好于晉天祐三年七
月梁祖自將兵攻滄州營于長蘆仁恭師徒屢喪而酷
法盡發部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備兵糧以
從軍閭里爲之一空部內男子無貴賤並黥其面文曰
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繇是燕薊人士例
多黥涅或伏竄而免仁恭閱眾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

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
大饑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
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于晉前後百餘輩
武皇乃徵兵于燕仁恭遣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
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潞
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
恭嘯傲薊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
道幽州西有名山名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飾館
宇僭擬宮掖娶室女豔婦窮極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
丹講求法要又以墜泥作錢令部內行使盡斂銅錢于

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卽殺石匠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擷山中草葉爲茶以邀厚利改山名爲大恩山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色其子守光烝之事洩仁恭怒笞守光謫而不齒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于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帥兵來援登城拒守汴軍旣退守光乃自爲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乃擄仁恭歸幽州囚于別室仁恭左右迨至婢媵與守光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囚聚兵大哭諭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

古豈有子讐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卽率滄
德之師討之守光逆戰于雞蘇爲守文所敗旣而守文
詐悲單馬立于陣塲泣諭于眾曰勿殺吾弟時守光驍
將元行欽識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光乃繫兄于別
室圍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充已推
守文子延祚爲帥守光攜守文于城下攻圍累月城中
乏食米斗直三萬人首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
堽土驢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爲强者屠殺久
之延祚力窮以城降于守光守文尋亦遇害守光性分
庸昧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鉄

籠盛之薪火四逼又爲鉄刷刮剔人面嘗衣赭黃袍顧
謂將吏曰當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
君以爲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略之士也率先對
曰王西有并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釁專待薄
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
雖多守恐不暇縱能却敵未免生憂王但拊士愛民補
兵完賦義聲馳下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
未見良圖守光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于守光
孫鶴勸守光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栢
鄉之捷守光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爲河朔元帥莊宗

乃與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同遣使奉冊推守光爲尙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己仍以諸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晉王等推臣爲尙父堅辭不獲又難拒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并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閤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璋等使于燕冊守光爲河北道採訪使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尙父採訪使儀注所司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梁使曰尙父雖尊猶是人臣守

光怒投于地謂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
創號于夷門楊渭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貞
矯制于岐陽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
寡疆場多虞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
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爲尙
父孰當帝者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爲河朔天子燕
之將吏竊議以爲不可守光置斧鑕于廷令將佐曰今
三方協贊予難重違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
孫鶴對曰滄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
敢阿旨以誤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

伏鎖令軍士割其肉生噉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
急兵矣守光命窒其口寸斬之有識爲之嗟惋乃悉召
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旣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誚
笑八月十三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
使王瞳判官齊涉爲宰相史彥璋爲御史大夫僞冊之
日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
蹶請遣使省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
勲往使承勲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于獄十二月莊宗
遣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

屬郡皆下守光堅保幽州求援于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十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俟晉王至耶卽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單騎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俎上肉耳莊宗愍之折弓爲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他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遊奕將李彥暉于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祝氏男繼珣繼方繼祚等來獻初守光城破後攜其妻子將走關南依劉守奇沿路寒瘡足踵經日不食至燕

樂縣匿于坑谷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怪婦人異狀詰之遂俱擒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爲貴乃歸之傳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驅以班師十一年正月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于露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俯首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爲劉黑子略無媿色莊宗以仁恭守光徇于都城卽告南宮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小喜鄭藏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伏誅李小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于燕守

光以爲愛將守光雖凶淫出于天性然而稔惡侈毒抑亦小喜贊成守光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悞計小喜熒惑故也若罪人不死臣必訴于地下莊宗急召小喜至合證辯小喜瞋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慟哭曰王將定天下臣精于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勢及此生不如死卽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旣誅命判官司馬揆備轎轎祭醢瘞于城西三里龍山下令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于武皇陵前刺心血以祭誅于雁門山下自仁恭乾甯二

年春人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永樂大典

卷九千九百九

劉陟卽劉龔初名陟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謙之長子曰隱卽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及謙卒賀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連帥劉崇龜聞其才署爲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

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
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琚
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琚玘以聞知柔至深德
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
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爲兩使
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
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
隱爲留後然久未卽眞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
以求保薦梁祖卽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
厚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

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略不載隱封南海王宋史不載隱封大彭郡王

與薛史互有詳略考五代會要開平四年三月卒陟隱

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開平四年三月卒陟隱

之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
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陟先是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
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
附庸于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款于梁
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
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封吳越王陟恥稱南
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爲眞主安能萬里梯航而

事僞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于廣州國號大漢僞改元爲乾亨明年僭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巖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及聞莊宗平梁遣僞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于鄴宮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朝貢今秋卽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禦遠方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南海改僞乾亨元年爲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

龍之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藉
田之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
他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爲儼古文無此
字蓋妄撰也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剗剔
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
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
其國皆召而視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
耻爲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其妄自尊
大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卒疾凡僭號二
十六年年五十四僞諡爲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

陵子玠嗣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玠陟長子也初封賓王又封秦王陟卒遂襲位僞號光天玠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爲其弟晟所弑在位一年僞諡殤帝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晟陟第二子也僞封勤王又封晉王玠之立也多行淫虐人皆惡之晟因與其弟僞越王昌等同謀弑玠自立爲帝改元爲應乾又改爲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後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床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及湖南馬氏昆弟尋戈晟因其讐遣兵攻

桂林管內諸郡及彬連梧賀等州皆尅之自此全有南
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僞諡曰文武光
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夜
宴于甘泉宮是夕月有蝕之測在牛女之域晟自覽占
書旣而投之于地曰自古誰能不死乎縱長夜之飲至
是而卒

永樂大典卷
九千九百九

銀晟長子也僞封衛王晟卒乃襲僞位時年十七改元
爲大寶銀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于閹官復有
宮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先是廣
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

蕭梁時西域僧眞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隆五年夏爲大風所拔是歲秋鋹之寢室屢爲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鋹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旣而不能引決尋爲王師所擒舉族遷于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爲恩赦侯其後事具皇家日厯陟始自梁貞明二年僭號厯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之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興中遷虢州軍校漢祖鎮并汾

奏爲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遙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于河東以崇爲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爲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爲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贊爲主會周太祖爲軍眾所推降封贊爲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訥奉書求贊歸藩會贊已死

唯以優辭答之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于河東稱漢
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署其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副使李瓌代
州刺史張暉爲腹心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州不克
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地關寇晉州乞師于契丹契
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
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
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
自固兵無所掠土有饑色比至太原十亡三四二年二
月崇遣兵三千餘眾寇府州爲折德展所破其所部尙

嵐軍爲德辰所取崇自僭稱之後以重幣求援于契丹
仍稱姪以事之契丹僞冊崇爲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
位崇復乞師于契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楊衮合勢大
舉來迫潞州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崇戰于高
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踰山而遁中夜迷惛不知
所適刼村民使爲鄉導誤趨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
怒殺鄉導者得佗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草笠而
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于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
僞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飧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邑
縣吏奉食七箸未舉聞州師至卽蒼黃而去崇年老力

憊伏于馬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
鈞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臨城下崇氣懾自固
閉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以病
死其子承鈞襲僞位鈞之事跡具皇家日厯

永樂大典
卷九千九

百九

史臣曰守光逆天反道從古所無迨至臨刑尙求免死
非唯惡之極也抑亦愚之甚也劉晟據南極以稱雄屬
中原之多事泊乎奕世遇我昌朝力憊而亡不泯其嗣
亦其幸也劉崇以亡國之餘而竊僞王之號多見其不
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尙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永樂

大典卷九
千九百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攷證

僭偽列傳二劉守光傳汴人陷瀛鄭二州 鄭原本訛

鄭今據歐陽史改正

書記馬郁 馬郁原本作馬都今據是書列傳改

盡斂銅錢于大安山巔 銅錢原本作錢鑄引用錯謬

今據歐陽史改正

卽殺匠石以滅其口 案莊子石乃匠者之名詞家引

用泛作工匠解者非乃紀事之文亦沿其誤殊乖史

體今姑仍原文而駁正于此

劉陟傳謙之長子曰隱梁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攷證
禮禮畢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略不載隱封南海
王宋史不載隱封大彭郡王與是書互有詳略攷五
代會要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僭僞列傳

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
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
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眾攻襄鄧宗權遣小
校鹿晏弘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
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
人立爲八都晏弘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弘率八
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

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弘因自爲留後以建
等爲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弘正授節旄恐部下
謀已多行忍虐繇是部眾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
弘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入卧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
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
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
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曹校
主之卽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
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
遙領刺史光啟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

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

恭懼不附已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

案通鑑楊

復恭出建爲利州刺史蜀構
机作利州防禦使與薛史異

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

鎮興元尤畏建侵已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溪洞

豪猾有眾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

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東川節度使

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遣人勞問分貨

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

其膠固謀于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

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

下卽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
見招僕欲詣成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
願也卽之梓州見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
都行次鹿頭或謂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
人國邑儻其卽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
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

案蜀檣机李父曰建

今之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通鑑亦作李父

敬瑄懼乃遣人止

建遽脩城守建怒遂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
曰若何爲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司徒比寄
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

改轅而東來此省太師反爲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間
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

光啟三年居浹旬建盡取東川之眾設梯衝攻成都三
日不尅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逼彭州百道
攻之敬瑄出兵來援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
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朗
亦懼侵已昭宗卽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
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
代天子怒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爲牙內
都校董其部兵

按鑑戒錄云昭度以部兵置行府

及王師無功建謂昭

度曰相公興數萬之眾討賊未効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覲與主上畫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擒昭度親吏鬻而食之建徐啟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至于是耳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卽日東還纔出劔門建卽嚴兵守門不納東師月餘建攻西州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

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何福如
之又曰吾欲與入哥軍中相款如何曰父子之義何嫌
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曰太師
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比推心一切如舊翌日敬
瑄啟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表陳其事明
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
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
之于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
下獄餓死

案蜀檮杌云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
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

資陰附鳳翔
下獄餓死

建雄猜多機畧意嘗難測既有蜀土復欲

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朗卒弟彥
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搆彥暉因
與茂貞連盟關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末建出
師攻梓州彥暉求援于鳳翔李茂貞出師援之建卽圍
解自是秦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
于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
師寇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眾
泊軍旋建乘虛掩襲梓州虜彥暉置于成都遂兼有兩
川自此軍鋒益熾天復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

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修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雒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扞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藩同謀興復乃令其將康宴率兵三萬會于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

凝之失荆襄也弟匡明以其帑奔蜀建因得夔峽忠萬

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白帝于成

都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三

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

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十二年年七十二子衍嗣

冊府元龜

卷一百

一十九

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襲僞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

改明年爲咸康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遊于青城山

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雲霞

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髻然又

構怡神亭以佞臣韓昭等爲狎客雜以婦人以恣荒宴

或自旦至暮繼之以燭僞嘉王宗壽侍宴因以社稷國
政爲言言發涕流至于再三同宴佞臣潘在迎等並奏
衍云嘉王好酒悲因翻恣諧謔取笑而罷自是忠正之
臣結舌矣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九十三

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唐

莊宗平梁遣使告捷于蜀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
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
使李巖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旣沖
駭軍國之政咸委于人有王宗弼者爲六軍使總外在
宋光嗣者爲樞密使總內任洎巖至蜀光嗣等曲宴因
言中國近事巖亦引近事折之語在巖傳光嗣等聞巖

辯對畏而奇之及嚴使還奏莊宗曰王衍駭童耳宗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卹民事君臣上下唯務窮奢其舊勳故老棄而不任蠻蜮之人痛深瘡痍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莊宗深然之遂蒐兵括馬有平蜀之志唐師未起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葆獻計于衍云唐國兵強不早爲謀後將焉救請于嘉州沿江造戰艦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陸俱進東北沿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則退保峽口又選三蜀驍壯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陷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圉事

縱不捷亦攻敵人之心矣衍不從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莊宗下制伐蜀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爲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爲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魏王統闕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至德陽衍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北院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四人異謀熒惑臣各已處斬今送納首級

案蜀構机皇太子開宗賢府募兵以拒唐師

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

建久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孽興災洪圖板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徇眾情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鑑基且安生聚臣衍

誠惶誠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
定寰區削平凶逆梯航垂集文軌渾同臣方議改圖便
期納款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
盡爲王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輿櫬乞降負
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廻照臨之造施覆幬之仁別示
哀矜以安反側儻墳塋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
望恩虔禱之至已酉年十一月日臣王衍上表其月二
十七日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僞百官班于橋下
衍乘行輿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係首面縛銜璧輿櫬
而從魏王下馬受其璧崇韜釋其縛及燔其櫬衍率僞

百官東北舞蹈謝恩禮畢拜魏王崇韜李嚴皆答拜二

十八日王師入成都自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樂

大典六千八百四十九案以下原本殘闕據歐陽史

云同光四年衍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

者向延嗣誅其族天成二年封衍順正公以諸侯葬

五代史補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

痕爾及據蜀得馬涓為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為所譏因

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徙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

恃無杖痕且對眾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

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歎曰大奇當

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王建

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過建

日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

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

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杜光

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

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

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

師使于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眾道聽塗說一時之俊卽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于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于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卽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道世爲郡校伯

父方立終于邢洺節度使從父遷位至于澤潞節度使

知祥在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

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九

天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以知祥莊

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僭欲圖之是時客省使

李嚴以嘗使于蜀洞知其利病因獻謀于重誨請以已

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畧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

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

使東西兩川俱至破滅川中之人其怨已深今旣復來

人情大駭固奉爲不暇也

案此句疑有舛誤

卽遣人拽下階斬

于階前

案歐陽史云李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

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鑑戒錄云李嚴于天成初復來

監護孟祖加之禮分從容數其五罪命劍斬之與薛史異

其後朝廷每除劔南牧守

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

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

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以密旨令制禦

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爲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仁罕趙廷隱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劔門二年以遂閬旣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七

應順元年

以劔南東西川節度使蜀王稱帝于蜀改元明德七月

卒年六十一

冊府元龜卷二百二十九

案薛史孟知祥傳永樂大典原闕今采冊府元龜僭僞

部以存梗概

昶知祥之第三子也

案宋朝事實云昶初名仁贊揮塵餘話云昶字保元

母李氏

本莊宗之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

一月十四日生昶于太原

案花蕊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

昶以七月十五爲生辰也與薛史異

及知祥鎮蜀昶與其母從知祥妻

瓊華長公主同入于蜀知祥僭號僞冊爲皇太子知祥

卒遂襲其僞位時年十六尙稱明德元年及僞明德四

年冬僞詔改明年爲廣政元年是歲卽晉天福三年也

僞廣政十三年僞上尊號爲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

皇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蜀詔昶舉族赴闕賜甲第于

京師迨其臣下賜賚甚厚尋冊封楚王是歲秋卒于東

京時年四十七事具皇家日厯自知祥同光二年丙戌

歲入蜀父子相繼凡四十年而亡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一

五

代史補孟知祥之入蜀也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泊抵成都值晚且憇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布袋盛之知祥問曰汝力能勝幾袋推者曰極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後果兩代而亡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爲送死諸將兩端李鎬爲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閑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草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于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史臣曰昔張孟陽爲劔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自古坤維之地遇亂代則閉之而不通逢興運則取之如俯拾然唐氏之入蜀也兵力

雖勝帝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上之平蜀也
煦之以堯日和之以舜風故比戶之民悅而從化且夫
王衍之遭季世也則赤族于秦川孟昶之遇明代也則
受封于楚甸雖俱爲亡國之主何幸與不幸相去之遠
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三千一百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攷證

僭偽列傳三王建傳以建爲壁州刺史 案通鑑作出
建爲利州刺史蜀檣杭作利州防禦使俱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

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

其王曰錫里濟

舊作習爾之今改正

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啟中

其王沁丹

舊作欽德今改正

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

諸郡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寢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

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卽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
飢死卽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
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實
里舊作舍利今改正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幄幕

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錫利王子入城部
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沁丹乞盟約賂以求

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沁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

案巴堅

舊作阿保機今改正

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沁丹爲主

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
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

以代之及案巴堅爲主乃怙強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
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
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
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
萬同收汴洛案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
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擄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
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案
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樂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
曰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卿能長驅精甲徑至
新莊爲我翦彼寇讎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遣

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寇所掠旣盡得燕中人士歸之文法由是漸盛十三年八月案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于代敵眾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爲眾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仁矩于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眾擊之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眾陷新州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敵騎援新州德威爲敵所敗殺傷殆盡契

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
薊之北所在敵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閭寶將
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十八年十月鎮州
大將張文禮弑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
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援十二月案
巴堅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弘以兵城守契丹長驅
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
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曰敵渡沙河
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
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

卷之三
三

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孔熾自古有
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況
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
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眾安集山東王德明廝養小
人案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
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敵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
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
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敵騎散退時沙
河微冰其馬多陷案巴堅退保望都是夜莊宗次定州
翌日出戰遇奚長塔納舊作禿餒今改正五千騎莊宗親軍千

騎與之鬪爲敵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數
回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敵陣掖
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
相望于路案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
我到此乃引眾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案巴
堅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
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
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天祐末案巴
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
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

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案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中案巴堅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眾討渤海之遼東令塔納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書告哀至西樓邑屬案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旣至謁見案巴堅延入穹廬案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案巴堅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

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
除討旣聞內難軍眾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
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案巴堅號咷聲淚俱
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
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吾兒
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
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
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旣殂當合取
我商量安得自立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
所部精兵三十萬眾口一心堅相推戴違立則立見禍

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允舊作哭欲

今改正

在側謂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

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祇如天皇王
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案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
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
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
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
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鮮放鷹犬休罷樂官我
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爲似我
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爲戒又曰漢國兒與我

雖父子亦曾彼此讐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
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
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
界又問漢收東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
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
卽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案巴堅忻然曰聞西川
有劒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
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
視劒閣如平地耳案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厯
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

案巴堅病傷寒一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

城時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舒嚕

舊作述律
今改正

氏自率眾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既而舒

嚕氏立其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

宗爲之輟朝明年正月葬案巴堅于木葉山僞諡曰大

聖皇帝案巴堅凡三子皆雄偉長曰人皇王托允卽東

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卽德光也幼曰安端少君德光

本名耀嚕芝

舊作耀屈
之今改正

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

初案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小子安端少君

往渤海國代托允托允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所服又

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吏摩琳舊作

梅老今改正

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爲父求碑石明宗

許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

漢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僞改爲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

都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遂陷平州塔納以騎五千援

都于中山招討使王宴球破之于曲陽塔納走保賊城

其年七月又遣特哩衮

舊作惕隱今改正

率七千騎救定州王

宴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

要路生擒特哩衮等首領五千餘人獻于闕下明年王

都平擒塔納及餘眾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

邊嘗遣使紐赫美稜

舊作捺括梅里今改正

來求塔納骸骨明宗

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托允在闕下其母繼發

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興末契丹迫雲州明宗命晉

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

祖爲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賁表乞師願

爲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

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

門至晉陽卽日大破敬達之眾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爲

大晉皇帝約爲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内及新武雲應朔

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

屯兵于團栢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已爲帝以石氏世襲
太原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爲父子之
盟石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降于契丹德光戲
謂光遠等曰汝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卻一萬匹
戰馬光遠等大慙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
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光鑲之令隨牙帳
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瑩致謝之于契丹天福三年
又遣宰臣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
徽號賁鹵簿儀仗法服車輅于本國行禮德光大悅尋
遣使奉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

一年爲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溫爲南京留守旣而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緘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帝晉祖厚賚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慶弔之禮必令優厚每敵使至卽于別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譴責晉祖每屈己以奉之終晉祖世畧無釁隙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稟擅卽尊位所賚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讓朝廷使去卽加譴辱會契丹迴圖使喬榮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所冊稱

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磨劍要戰卽來
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
構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年春陷祁州直
抵大河少帝幸澶州以禦之其年三月德光敗于陽城
棄其車帳乘一橐駝奔至幽州因怒其失律自大首領
已下各杖數百唯趙延壽免焉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
氏疲于奔命邊民被苦幾無寧日晉相桑維翰勸少帝
求和于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
辭首過使迴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景延廣自來并割
鎮定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時契丹諸

部頻年出征蕃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母嘗謂蕃漢臣
寮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及今惟聞漢來和
蕃不聞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迴心則我亦不惜通
好也三年樂壽監軍王巒繼有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
狀十月少帝遣杜重威李守貞等率兵經略十一月蕃
將高牟翰敗晉師于瀛州之北梁漢璋死之契丹主聞
晉旣出兵自率諸部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自瀛州
西趣常山至中渡橋敵已至矣兩軍隔滹水而砮焉十
二月十日杜重威率諸軍降于契丹語在晉少帝紀中
十二日德光入鎮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

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並合于鎮州收貯戰馬數萬
匹長驅而北命張彥澤領二千騎先趣東京遣重威部
轄降兵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煦延寶奉降表
于契丹並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
至汴北文武百官迎于路是日入宮至昏復出次于赤
岡五日僞制降晉少帝爲負義侯于黃龍府安置七日
德光復自赤岡入居于大內分命使臣于京城及往諸
道括借錢帛僞命以李崧爲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爲太
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爲宰相
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僞制

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國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
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
宣武軍十五日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光聞之削奪漢
祖官爵是月晉州潞州並歸河東時盜賊所在羣起攻
劫州郡斷澶州浮梁契丹大恐沿河諸藩鎮並以腹心
鎮之三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覩漢家儀
法之盛大悅以蕃大將蕭翰爲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
光北還初離東京宿于赤岡有大聲如雷起于牙帳之
下契丹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
死岡德光憇于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

圍食肉爲樂自及漢地每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陽軍亂謂蕃漢臣寮曰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尋遣節度使歸蕃三失也十六日次于欒城縣殺胡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胡人賁酒脯禱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于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主契丹凡二十二年契丹人破其屍摘去

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去漢人目之爲帝羗焉

永樂大典卷四千五百五十八

百五十八案以下原本闕佚據五代會要云四月十八日德光卒于欒城五月宣遺制以永康王襲位永康王者東丹王之長子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改會同十年爲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漢乾祐三年十一月率騎數萬陷邢州之內丘縣深州之饒陽縣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遣尙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回永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鍍銀裏鞍轡并馬四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其年九月永康王爲部下太寧王所弑德光之子勒所部兵誅太寧王自立稱應歷元年號天順皇帝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契丹將楊衮率騎萬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于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契丹眾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等築壘于李宴口與契丹兵數千騎戰于安平縣敗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攷證

外國列傳一契丹傳兒卽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

定兒也與是書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苗紳

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志

作太宗夢見眞武使之救晉與是書微異

錫里濟舊作習爾之今改 沁丹舊作欽德今改 實

里舊作舍利今改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托

諾舊作禿餒今改 托雲舊作突欲今改 舒嚕舊

作述律今改 阿敦舊作安端今改 耀庫濟舊作

耀屈之今改 摩琳舊作梅老今改 特哩袞舊作

惕隱今改 紐赫美陵舊作捺括梅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爲吐蕃國人號其主爲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理國事其俗隨畜牧無常居然亦有城郭都城號邏些城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唐時屢爲邊患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最爲大鎮天寶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

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帳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大將拓拔承謙

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明宗拜孫超節度使
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
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興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
七年明年晉高祖涇州押牙陳延暉賁詔書安撫涼州
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
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
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
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
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馬前訴以飢寒峻未
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卽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

國未嘗命使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楊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漢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白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

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
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
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礪砂鈴
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氍金星礪大鵬砂毼褐玉團皆因
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記而吐蕃不
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諭來朝吐蕃亦遣使
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
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三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
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氍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
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

君世云

永樂大典卷四千二百五十七
歐陽史同疑永樂大典傳寫之誤也

案此傳多與今無可復

考姑仍其舊

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後魏時號爲鐵勒亦名回紇唐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爲回鶻義取迴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本牙在天德西北婆陵水上距京師八千餘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尙主自號天驕大爲唐朝之患會昌初其國爲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時爲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爲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破餘眾西奔歸之吐蕃吐蕃處之甘州由是族帳微弱其後時通中

國世以中國爲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常以甥呼之梁乾
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

元殿引對以易言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

石論思並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

楊沼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

案五代會要以易言爲右監門衛大

將軍同正弟畧麥之石論思並爲左千牛衛將軍同正

李屋珠安鹽山並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

衛上將軍楊沼爲左驍衛上將軍仇玄通爲判官厚賜

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擬盧宜李思宜延錢等

紫衣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都
督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

貢方物并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馬

莊宗召對於文明殿

乃命司農卿鄭績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爲英

義可汗至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

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

案歐陽史同光四年狄銀卒

阿咄欲立以遣

使來貢名馬天成三年二月其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

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于崇元殿賜物

有差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爲順化可汗四年又遣都

督掣撥等五人來朝授掣撥等懷化司戈遣令還蕃長

興元年十二月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十匹玉

一團四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進白鶻

一聯明宗召對于廣壽殿厚加賜賚仍命解放其鶻清
泰二年七月遣都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進馬三百
六十匹玉二十團八月初回鶻朝貢使密錄都督陳福
海可懷化郎將副使達奚相溫可懷化司階監使屈密
錄阿撥可歸德司戈判官安均可懷化司戈晉天福三
年十月遣使都督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爲歸義大將
軍監使雷福德爲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督拽里
敦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爲
奉化可汗案歐陽史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其紀五年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
史亦失其紀

駟并白玉團白玉鞍轡等謝其封冊漢乾祐元年五月遣使李屋等入朝貢馬并白玉藥物等七月以入朝使李屋爲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宋相溫爲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爲懷化將軍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氍毹貂皮鼈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衷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由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并礪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

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卻之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九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其故都平壤城卽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餘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餘大城置僣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咸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勣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

縣及唐之末年中國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

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貢

永樂大典卷四
千四百四十一

周顯德

六年高麗遣使貢紫白水晶二千顆

永樂大典卷八
千五百三十

渤海靺鞨其俗呼王爲可毒夫對面呼聖牋奏呼基下

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

子世以大氏爲酋長

永樂大典卷
二萬五十四

黑水靺鞨其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俗

無文字兵器有弓角楛矢

永樂大典卷二萬
一千一百二十七

新羅其國俗重九日相慶賀每以是月拜日月之神婦

人以髮繞頭用綵及珠爲飾髮甚鬢美

永樂大典卷六
千二百一十

党項其俗皆土著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尙武其人
多壽至百五十六十歲不事生業好爲盜賊党項自同
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
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有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
遠人馬來無驚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往來館給道路
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旣醉連
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
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
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
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供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

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
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袞勒強賴
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
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
其所刼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甚眾然皆無國邑君長故莫
得而紀次云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二百八十五

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披氍毹于闐

其俗好事妖神

永樂大典卷八
千五百二十

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

永樂大典卷八
千四百三十九

特柯蠻其國法刼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馬牛三十
頭乃得贖死

永樂大典卷
五千一百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攷證

外國列傳二吐蕃傳甘州爲回鶻牙帳 案原本脫帳

字今據歐陽史增八

回鶻傳來貢方物并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攷證